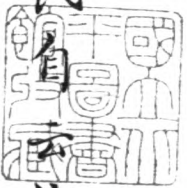




律例志

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師古曰班氏自云作



志取劉

歆之義也自此以下訖於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則其辭焉案



此志本之劉歆志言三統上元代桀伐紂之年皆未可信史記

共和以前無紀年凡紀年者皆參互不足據至皇甫謐帝王世

紀尤為誕妄矣 沈彤云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疏引漢書律

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為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乃為一交交

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

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

朔不食今律志無此文不知何時逸去 續漢律志劉昭注云

宋世治律何承天云歷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

救其弊是以多歷年歲猶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

一日積世不悟徒云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開治亂

此之為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採為太元班固謂之最密著於班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為歷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侯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而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歷以步月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志云壽王候課比三年下師古曰比頻也下下獄也音胡稼反亭林云壽王候比三年下謂課居下也下文竟以下吏乃是下獄注非志云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閼與焉師古曰姓落下名閼巴郡人也案史記律書巴郡落下閼運算推歷注引益部耆舊傳曰閼字長公明說天文隱於落下巴郡之地名也小顏謂人姓名大誤揚子

法言重黎篇渾天落下閼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李軌注以落下閼為武帝時人志又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按隋志引此文作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舊本附注皇祐冬益州進士房庶言嘗得古本漢志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今文脫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八字考證云房庶此言范鎮深是之而司馬光力攻其謬光與鎮書有云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悞由古及今更大儒甚眾曾不悟也其書既云積一千二百黍何必更云一黍之起將安設施子駿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案房氏所云漢書異本亦如葫蘆中漢書皆不可信溫公之說是也志引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今虞書無七始詠之文案尚書大傳云定以六律五聲

八音七始又云七始天統也鄭注七始謂黃鍾大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漢禮樂志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班書序傳云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方人之始也伏生傳今文尚書是今文有七始詠也史記律書亦引七始詠七始即周語之七律史公從安國問尚書是古文亦有七始詠也至梅賾獻書刪去七始之文此東晉偽古文書非漢人師傳之古學也志云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漢藝文志有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顓頊歷二十一卷夏殷周歷十四卷杜預釋例云今世所云魯歷不與春秋相符殆好事者為之非真也志驚蟄自注今日雨水於夏為正月商為二月周為三月志雨水自注今日驚蟄考證云按古節氣以驚蟄為正月中以雨水為二月節鄭氏月令

注云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春秋孔疏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迄今不改據志所云則是太初節氣猶仍古時至東漢始改雨水於驚蟄之前又改穀雨於清明之後後書志可證也志云角十二亢九云云考證云此洛下閔所度星度祇據赤道唐志詳言之其黃道度數自續志始載然後世歷家疏密不一惟黃道度較赤道為易差鄧守敬曰赤道列舍差相距度數歷代所測不同非微有動移則前人所測或未密也今以此文星度較之元史具列唐一行宋皇祐元豐時所測元至元中所測度分稍有不同然大致不異則洛下閔之術亦神矣志云春秋隱公春秋即位十一年及桓公軌立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黃梨洲曰伐紂之歲據漢志推之斷為己卯歲若依史記魯世家推之為戊子歲然以授時步

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一千三百三十三年無一合者當以班氏以己卯為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乃可得耳 志引晉童謠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冬十二月丙子滅虢言歷者以夏時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今左傳作丙之晨晉語同韋昭注丙之子也五行志亦引丙之晨景佑本有子字今左傳亦脫去子字禮樂志 志載賈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樂捐廉恥語簡而賅又載董仲舒王吉語已詳本傳於文為複沓 志言劉向說上興辟雍設庠序云云向本傳所無史文互見也志朱明西顛元冥俱云鄒子樂案當是鄒陽 志云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桐乃成也師古曰桐音動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案百官公卿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桐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

桐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 志云乃立樂府師古曰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王厚齋曰惠帝時有樂府令夏侯寬更安世樂非始於武帝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刊誤為區分之一章多或十句八句少或六句四句未有用奇數者獨王侯東德章一章七句吳仁傑曰此章當云王侯東德其鄰翼翼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書本脫誤今改定作八句又大海蕩高賢愉刊誤曰依注當有蕩蕩愉愉字故定作大海蕩蕩章一章六句案大海蕩與大山崔相偶成文又安其所章亦云高賢愉樂民人今改定作八句

刑法志 贖刑之屬五百師古曰贖刑去膝頭骨贖音頻忍反案贖刑今呂刑書作剕史記作臠大傳云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太史公自序孫子臠脚臠贖義同 志又云漢約法

三章尚有夷三族之令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孝文二年詔
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朕甚弗取潛
邱先生曰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產為三族如瀉注三族
乃云父族母族妻族不惟禍及舉宗復妄增妻母二異姓一言
之誤其亦不仁甚哉 志引左傳懼字以行晉灼曰懼古竦字
也師古曰懼謂弊也又音所項反案今左傳作聳之以行 志
引書云伯夷降典愆民惟刑師古曰愆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
道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案今書作折民惟刑偽孔傳以折
為斷釋文云馬鄭王皆音愆知也小顏本馬鄭說

食貨志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
書如今祕書學外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
曰臣瓚說是也亭林曰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

州獄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注說未合 志云燦木
為耒宋祁曰當為揉木案說文火部燦屈曲木也以火柔柔亦
聲燦者必以火熨其字當以火此漢書古字之僅存者子京明
於小學以俗作揉此大誤也 志云以趙過為搜粟都尉用耦
牛二牛三人平都令先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先以為承教民相
與庸輓犁周禮里宰賈疏周時未有牛耕至漢時趙過始教民
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趙過乃絕人
耦葉少蘊云古耕而不犁後世變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過特
為增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周必大曰孔子有犁牛之言
冉耕字伯牛月令出土牛示農耕疑耕犁起於春秋之世晏案
山海經海內經后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部注始用牛犁趙
策曰秦以牛由水通糧吳師道注或以為漢始專用牛耕字書

犁從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不可謂牛耕非古也 志云
必取澹焉宋祁曰當作取贍案下云以勸農澹不足亦當作贍
志言周景王更鑄大錢亭林曰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此廢
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
利焉失其義矣 志言鑄錢之情非穀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
穀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穀雜鉛鐵其術精
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考證曰
錢之為用甚廣一錢之穀其微已甚總而計之為利甚厚非謂
其術精妙也若精妙則費本而無利矣顏說非是 志言東郭
咸陽孔僅領鹽鐵事馬廷鸞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
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
志云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取優復復音方目反宋

祁曰買復當作賈復 志言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
亭林曰按本文錢布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
得謂布即錢乎莽傳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
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而歧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曰或未之
見也 志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宋祁曰梅聖俞云
飲劉原父家原父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其
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
行齊大刀鎌影未環連文存半辨齊皆有模法圓次觀金錯刀
一刀平五千精銅不蠹蝕肉好鈎婉全 贊引孟子狗彘食人
食不知斂今本作檢王伯厚曰漢志作斂是也常平乃古法周
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糶也今世言
常平出取中丞不知乃古法自鄭氏以出其斂法解後人遂攻

周禮耳

郊祀志 盛山斗入海韋昭曰盛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也師古曰斗絕也盛音成案封禪書及地理志並作成山師古音是也 志言如條風捕景終不可得案漢書多古字景即影之正文至晉葛洪始加多旁 贊云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案班稱其言之正史家之微辭也 天文志 案司馬彪續漢志孝明帝使班固叙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馬續見後書馬援傳續字季則馬援從孫融之兄也晉志引此文直稱馬續

五行志 志引書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羞進也案藝文志亦引次二曰羞用五事孔光對曰蝕並引書羞用五事錢竹汀曰古文敬作苟與羞相似形之譌也 志稱史記成公十六年單

襄公云云師古注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考證云單襄公一段史記晉世家不載此見國語國語本於各國之史故以史記名之下文有數處稱史記皆國語文師古謂司馬遷史記非也 志引書序亮有祥桑雉雌鼎耳何義門曰五行志已引書小序則孔傳或真西漢古書耶晏案書序本安國真古文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史公從安國問是壁中真古文也漢藝文志云孔子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為之序馬鄭皆云書序孔子所作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史記書序有太戊篇偽孔氏佚脫傳以女鳩女方為二篇以足百篇之數此東晉古文改也義門以書序為真西漢古書是也併以偽孔傳為真此則大誤也由其考之不明耳

地理志 日南郡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謂北戶以向日者案日南郡比景當作北景顏注亦云言其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爾雅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淮南時則訓高注北戶國名日在其北南史林邑傳林邑本漢日南其俗門戶皆北向水經注區粟日在北故北戶以向日梁書林邑傳區粟林邑北界城名也通典云赤土國夏至日影在南戶皆北向闡駟讀比為庇以為景在己下為身所比恐未然也

溝洫志 志言同為迎河入于勃海臣瓚以為禹貢夾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案書言入于海史記河渠書入于勃海班書因之地理志於魏郡鄴縣曰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勃海郡成平縣曰虜沱河氏曰徙駭河北禹河故道也禹時本注勃海周定

王五年河徙至元光更注勃海故云復禹舊跡臣瓚之說非也志云孝文時河決酸棗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考證云河渠書作四十有餘年自孝文十四年河決十四年東郡至元光三年實三十六年此則班志訂史記之失 志自鄭國渠以上悉本史公河渠書以下班增入元鼎以後事為志

藝文志 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案隋志劉歆七畧七卷剖析條流各有其部班氏采之為志 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禮經七十篇劉歆曰當作十七朱子云疏云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相似唐初漢志猶未誤也晏案禮經十七篇即儀禮也后氏載氏二家傳其學宋人謂

漢志不載儀禮此瞽說也 曲臺后蒼九篇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吳仁傑曰太學興於元朔三年儒林傳為博士官置弟子員是也太學始於武帝時董仲舒對策願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史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始 志樂家雅歌詩四篇王厚齋曰晉志社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此四篇豈即四曲歟 志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案禮記孔疏引劉向別錄樂記二十三篇竇公第二十三蓋當即據大司樂之文今樂記僅存十一篇其十二篇亡佚久矣 鄒氏傳十一卷案王吉能為騶氏春秋隋

志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案六藝論有顏安樂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三篇案見隋書經籍志 楚漢春秋九篇自注陸賈所記案隋志尚存 論語古二十一篇自注出孔子壁中兩子張齊二十二篇自注多問王知道如瀉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王厚齋曰問王即問玉說文引逸論語玉粲之璆兮其璫猛也又引如玉之瑩蓋問玉之文偽家語因此造為問玉篇 孔子家語二十七篇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案小顏此語甚明今家語乃王肅偽撰托名耳 蒼頡一篇自注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又揚雄蒼頡訓纂一篇杜林蒼頡訓纂一篇案隋志三蒼三卷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三蒼 孟子十一篇自注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

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案今孟子十四篇此云十一未詳班志稱十一篇者風俗通窮通篇云作書中外十一篇七篇為內四篇為外故云十一篇趙岐序云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孫奕示兒篇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似宋時尚存明姚士舜又有孟子外書四篇 時子劉攽注皆後人偽造也趙岐又云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徐幹中論序云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皆以姓名有書至今厥字不傳漢人皆不知其字惟孔叢子云字子車一字子居晏嘗謂家語孔叢俱王肅一手偽托小顏據王肅聖證論不足信也 芋子十八篇自注名嬰齊人七子子之後師古曰芋音弭案史記阿之吁子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史公孟荀傳亦稱吁

子 甯越一篇自注中牟人為周威王師案甯越見呂覽中牟之鄙夫也 董子一篇自注名無心難墨子案董無心見論衡福虛篇 徐子四十二篇自注宋外黃人案史記魏世家有外黃徐子戰國魏策注引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 鈞盾冗從李步昌八篇自注宣帝時數言事案百官表少府有鈞盾令丞一本作冗從誤宋祁曰冗當作冗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自注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案十二州二十五官箴見胡廣傳老成子十八篇案列子有老成子 長廬子九篇案史記楚有尸子長廬 南公三十一篇自注六國時人案史記項羽本紀有楚南公 公孫渾邪十五篇自注平曲侯案公孫賀傳祖父昆邪景帝時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 尹佚二篇自注周臣在成康時也案說苑引成王問政於尹佚 田佚子三篇自注

先韓子蘇林曰休音仇案太平御覽引田休子 伯象先生一篇自注應劭曰蓋隱者也故公孫敖難無益世主之治案新序公孫敖問伯象先生 尹都尉十四篇自注不知何世案見劉向別錄 蔡癸一篇自注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宏農太守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邯鄲人案評林本作祭癸當從之古字不加艸食貨志作蔡癸 別桐陽賦五篇案庾子山哀江南賦桐陽亭有離別之賦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案華龍見蕭望之傳 蒲苴子弋法四篇案見列子 秦壹雜子星二十八卷案史記曰者傳有秦乙象即秦壹也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案常棣見說苑 五音奇肱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肱刑德二卷十一卷案淮南子兵畧訓刑德奇肱之數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案隋志有易射覆二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案見春秋

繁露續漢輿服志注引仲舒止雨書 志數術云漢有唐都案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 史通云漢書之志藝文也廣列篇名示存書體文字既少披閱易周雖乖節文未甚穢累後來繼述其流日廣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金榜曰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書之門戶也 志引索隱行怪臣必引禮記鄭注案臣必張必也宋太祖時江南人毛本張良揚雄傳後亦有臣必校語 陳勝項籍傳 傳言高祖時為勝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迺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為衍蓋失不刪耳案史通周習云漢書具載遷文至今血食案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年代懸隔豈可同云 傳言方今江

西皆反秦亭林曰今之江北昔之江西也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為江西廣陵人召平許應元曰此別一召平非東陵種瓜者也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考證曰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興廢之數知亡秦者必楚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陰陽家流服謂南方老人非也傳言王召宋義以為上將軍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案史記注引徐廣曰卿一作慶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傳言韓生說羽史公作人說班書補入韓生史記注引揚子法言云說者是蔡生與漢書又異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阮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

肯下矣羽然其言案羽欲阮外黃舍人以穉齡進說羽竟赦外黃其所言皆至理烏可以小兒輕之哉傳言有美人姓虞氏

史記作美人名虞贊云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師古曰背關

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亭林曰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贊本賈生過秦論周生以下悉本太史公書傳全用史公本紀鴻門之戰及楚圍漢王大風揚砂班割此二語入高帝紀於體例為合然其行文便乏精采贊云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人也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史記正義引孔文釋云周生漢時儒者

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史作嫁庸奴亡其夫班書從簡遂致文義不明小顏

並為曲說

陳餘傳 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史記作說范陽令班稱徐公補龍門所未及 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齊人案史記索隱云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三楚有甘公未知孰是劉歆七畧云一名德 張耳陳餘傳悉本太史公書 貫高鐵中錚錚漢初豪傑之士也

田儼傳 田橫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此英雄末路語自見本心與項王語同一悲憤班傳悉本史記史公寫諸田皆豪傑而田橫尤凜凜有生氣非史公妙筆烏

能為之

韓王信傳

上賜信書責讓之案史公但云責讓信班詳著其責

書補史公所未及此傳悉本史公文增入讓信書數語未增入

巫蠱以後事

韓王信與盧綰亡匈奴漢實逼成之史公以韓

盧同傳哀其智窮事因感慨深矣

韓信傳

此傳悉因史公文淮陰侯葬母高敞地一事史公見於

論中班補叙入卷首 傳言一市皆笑一軍皆驚前後相映成

文史公著意描寫處 宋梅堯臣詠淮陰侯廟詩廟古像公圭

相傳有得漢印者韓信字公圭古人名字相配取周禮公執信

圭之義故宛陵用其說則信字當讀如平聲然史漢皆不著韓

侯之字後人所傳未必可信且古無四聲信亦可讀如本字不

必如韓王信讀為仲都也

彭越傳 韓彭皆死於呂后其反狀皆莫須有史公妙筆曲曲寫來論云彼無異故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文極悲惋有遠致

黥布傳 叙目稱彭英此傳仍題黥布因史公之文先叙黥事韓彭之死以寃英布之反亦漢有以激成之非布之本謀也蕭相國謂本不宜有此此仇怨妄誣之最為平允

盧綰傳 案綰傳悉用史公文史立陳豨傳班併入綰傳

吳芮傳 贊言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夫著於甲令而稱忠也案芮為秦故令初從項籍又從沛公謂之忠可乎

荆王劉賈傳 高祖從父兄也史記作不知其何屬

燕王劉澤傳 高祖從祖昆弟也史公作諸劉遠屬

吳王濞傳 語有之曰括糠及米師古曰括古詘字詘用舌食也

蓋以犬為喻也言初詘糠遂至食米也詘音食尔反索隱曰言括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滅國也顏注未盡

楚元王傳 案史記元王世家甚略班書又增入穆生中公白生受詩事而元王卓然可傳矣凡此皆班優於馬叙中公穆生

事補史記所無而文特溫雅此及河間獻王事表章儒學真儒者之文子長不能為也儒林傳叙述精詳補龍門所未及

劉德傳 案劉德傳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雋不疑傳大將軍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二事相類君子遠

權勢之惡焰當以為法

劉向傳 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劉敞曰今經文不見殺王子克但有立王子朝根函地中胡三省曰孟康曰函則活反按字書測恰反與函字不同意漢書函即垂字也案本一作畱又作

垂

劉歆傳 魯國柏公考證曰桓公即儒林傳桓生傳禮於徐生者
毛本作柏公非也 茅鹿門謂劉向當刪入名臣列傳不當刪
諸王晏謂史州諸王而子政之忠自見且見元王世德之美無
庸別立名目也鹿門之言陋矣

李布傳 使酒難進應劭曰使酒酤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需洽而
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亭林曰難近謂令人畏而遠
之師古注非 傳以丁公事作結為李布生色封禪書齊人丁
公年九十餘又別一人 李布傳曹邱生事樂布傳載彭越事
田叔傳載孟舒事皆旁見側出以狀其為人而文益奇宕後人
作傳鋪叙本事多平衍之文難乎追蹤馬班矣

齊悼惠王傳 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

帝也劉攽曰兒子畜之不以人臣待之也乃父直謂王肥耳考
證曰乃父謂悼惠王本高帝微時庶子顧注非 傳言平陽侯
兵至齊師古曰平陽侯曹襄考證云曹襄以武帝元光五年嗣
爵豈容孝景初年已為將軍索隱云按表是曹奇是也奇薨於
景帝四年則救齊擊破三國兵未薨前一年事耳顧注又誤
讀趙幽王傳悲惋欲絕及讀朱虛侯傳又復慷慨起舞史文前
後相形忽歌忽哭文筆之妙足移我情 高五王傳悉本史記
齊悼惠王世家趙幽王傳刺取呂后本紀參用之

蕭何傳 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案此段較史記
為詳考證云漢王就國漢中一段此史記所缺而漢書補之何
為漢功臣之首宜也 何傳武帝後事班固益之

曹參傳 張華博物志曹參字伯敬史漢不載其字未可信也參

初以武功摧堅陷陣及其為相迺以清淨為遂致畫一之歌蓋鑒於秦法之苛與民休息培養元氣其以功名令終也宜哉

張良傳

下邳汜水服虔曰圮音頤楚人謂橋曰圮應劭曰汜水

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又非沂

水服說是劉攽曰予謂若本實作圮則應劭無緣解作汜上疑

汜亦自為頤音而釋為橋也譬如瞻辭作澹辭矣然則汜字從

水亦未為誤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劉攽謂應注以水亦未為

誤校定者未宜從土也宋祁曰舊本汜以水張泌說非案水經

沂水篇沂水於下邳縣北面流分為二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

為昔張子房遇黃石公於圮上即此處也當以文穎圮為沂水

上橋酈注同顏監駁之非也傳云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

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案史記四皓東園角里先生綺里季

夏黃公班書不載四人姓名亦有卓識通鑑亦不載四皓張

陳王周等傳悉用史公舊文

陳平傳

高帝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

氏解圍以得開案計遺單于闕氏史記陳丞相世家裴注桓譚

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

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

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

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

必謂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因急已馳使歸

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

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

有妒妬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之及得其用則欲

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今觀桓論似本無說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案此曲逆當讀如字與曹參曲逆音曲過在河南尹不同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宋祁曰滎舊本作滎又高后紀滎陽宋祁曰景陽本作滎周禮其川滎雒左氏傳滎澤釋文俱从火隱元年注滎陽釋文云本或作滎非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洪容齋曰馬融龍虎賦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文選載梁任昉奏彈曹景宗曰景宗即主臣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以善以主為句臣屬下讀殊非王勉夫野客叢書曰容齋隨筆論張

良無後考後漢張皓傳六世祖良晉司空華唐宰相嘉貞延賞宏靖九齡皆良之後蕃衍盛大如此安得謂之無後哉吳郡圖經曰良七世孫睦後漢為蜀郡太守始居吳郡張氏皆其後也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渡江始居於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良之後耳

樊噲傳 舞陽侯持盾與排闥入禁中皆卓有風節有功於漢室甚大而高帝猶欲以讒誅之向非吕后親黨豈不殆哉彼韓彭諸人焉能免於難乎樊鄴夏侯傳悉因史公本文史公樊鄴滕公合傳雖皆以高祖功臣然樊以吕后親屬得不誅鄴商子以交吕祿得功滕公以吕后德之賜第常為太僕灌嬰風齊王以誅諸吕齊兵止不前所以著吕后之專深著其禍之始也傅靳蒯傳悉因史公文

張蒼傳 呂后側耳於東箱聽紫龜錯傳錯趨避東箱金日磾傳
莽何羅傳衰及從東箱上司馬相如傳青龍蚶膠於東箱埤蒼
曰箱序也廂俗字當以箱為正 史通曰漢書張蒼傳云年老
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
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案史記作老口中無齒今本漢書無
年老字與劉氏所據本不同
陸賈傳 賈以計謀諸呂勸平勃交驩以成大事及立孝文賈與
有力其功大矣不得以辯士目之 鄺陸朱建等傳悉因史公

本文

叔孫通傳 案史記禮書曰叔孫通頗有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
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漢禮樂志云以通
為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論衡云高祖詔叔孫通制作

儀品十六篇陳書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
享無帛王公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周禮賈疏謂
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禮記孔疏謂高祖時皇太子納妃
叔孫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大抵叔孫制作皆綿叢之流雜采
周禮與秦儀也 通傳云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
行揚子法言云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齊魯所不能
致者二人即指魯兩生也子雲謂齊魯小誤 拜通為奉常師
古曰解在百官公卿表後改為太常也案史記作太常漢百官
表漢初因秦官為奉常至景帝中六年始更名太常通在高帝
時傳作奉常是也班之事覈勝於馬矣 叔孫通諫易太子得
大臣之體 鄺生陸生皆辯士陸生服南越誅諸呂視鄺生為
優矣惟誤引平原君使見辟陽侯為瑕類蓋策士之習不擇人

而語之也 晏叔孫傳悉因史公劉敬叔孫通傳 史公稱劉敬之智其言都關中及匈奴不可擊具見碩畫至請以公主妻單于開千古和親之釁此則罪之大者匪直謀之不臧也 史公祗贊其建都之安而不及它事可云特識 叔孫生諛臣耳班氏贊其立一王之儀刪史公語失之

朱建傳 王勉夫曰班史略於節義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為立傳周苛罵羽而烹死周昌傳略載朱建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於匈奴此事見朱建傳其子亦不得其名

淮南厲王傳 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史公此下叙臣倉等四十三人議淮南王罪班氏刪之增入簿昭一書以見文帝之仁而厲王之罪益著班此傳情深文明與子長抗衡矣

淮南衡山等傳大旨本之史公論以謀為畔逆一句斷之以伍被事自為傳 班

蒯通傳 案通說信背漢史記載此文於淮陰傳一則曰不忍背漢再則曰不用蒯通之言以明信之不反史公之文微而婉矣班生別為通傳殊失史公之旨 通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令女而家追女矣即東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婦非談說之士也東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王勉夫曰韓非子曰人有止其豚肩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束緼而請之曰昨夜狗爭骨頰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婦通蓋用此語爾晏案韓詩外傳曰客謂匱生曰

臣里母善相婦見疑盜其姑去之恨而告諸里母里母曰安行
今令姑呼女即束緼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
之姑乃使人追去婦還之

江充傳 案江充小人詣闕告太子姦罪至死而武帝信用之卒
以自殺其子戾園罵趙虜之語深切著明久而後悟夷充三族
晚矣

息夫躬傳 絕命辭曰發忠忘身自繞罔兮案躬傾危之士自亡
其身以為發忠何忠之有 史通品藻云江充息夫躬讒諂惑
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姦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叙之
不列佞幸案充躬未為寵倖入佞幸亦不合

萬石君傳 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迺能行歲餘建亦死諸
子孫咸孝然建最甚考證曰前文高祖東擊籍過河內時奮年

十五為小吏則漢之二年也至元朔五年凡八十五載萬石君
蓋一百歲建以哀毀歲餘卒蓋亦八十歲矣

衛綰傳 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
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劉奉世曰
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為借問義門曰孰何似當如李說史說
作不譙呵綰也然索隱中音誰何注與顏同蓋或從馬或從班
惟以上下文義定之耳 萬石君傳恭謹舉無與比其為謹慎
雖他皆如是醢謹而已無能有所匡言文深審謹無他大略衛
綰傳醢謹無它忠實無它腸皆史家之微辭也此鄉原之亂德
故馬班特著之 萬石君等傳悉因史公之文

文三王傳 梁懷王揖案史記表及世家賈誼傳並作懷王勝孝
文紀及此傳作揖李奇謂懷王有兩名近是 梁孝王傳孝王

有鬻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儒林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後之言金石者祖此梁孝王傳悉本史記馬詳而班簡贊曰然亦僭矣四字簡盡史筆凜然史記立五宗世家梁孝王武孝王子濟川王明濟東王彭離山陽哀王定濟哀王不識班立文三王傳於體例為得之賈誼傳案史公以賈生有吊屈原賦故以屈賈同傳悲其不遇也班書又增入陳政事疏卓然經世宏謨視史公之僅載鵬賦為能見其大矣此等卓識班何遜於馬字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殿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甫劉奉世曰薦之言藉也言以冠藉屨貴賤顛倒評曰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答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許應元曰評曰以下

答屈原不能全身遠害故弟之非誼自喻也顏說非是賈生傳自宣室問以上皆取史公之文以下備載陳政事疏諫封淮南王疏皆刺取新書軼事補子長所未及鉅製宏篇卓然可觀與龍門相伯仲矣王厚齋曰新書言太息者六班班氏祇載三篇又有銅布篇班載於食貨志為徒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師古曰徒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西莊引沈彤曰也當作他連下所字句絕謂諸侯或以罪黜其地被削多入於漢者若即其所存地建國則國小而其子孫有不得侯者故為之徙其侯國並封其子孫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償數之也注誤案史漢書佗字作他河渠書佗小

渠即他字高帝紀項它徒何反與他同又紀稱南海尉它顏注
它古佻字也書本亦作他紀又云復亡與它事 故自為赤子
而教周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劉奉
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南畝入井又非所謂新生也嬰
兒體色赤故曰赤子爾 豫讓釁面吞炭鄭氏曰釁漆面以易
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釁熏也以毒藥熏之劉奉世曰釁謂
以物塗之取以釁鼓故謂之釁爾訓熏與漆皆非也 賈生之
陳政事論諸侯驕悍其後淮南王七國果反論匈奴宜備其後
單于數為邊患論太子早諭教其後武帝有戾園之駝論待大
臣以禮其後景帝殺御史大夫鼂錯嗣是殺戮大臣趙蓋韓楊
皆不得令終賈生之言如燭照數計後之駝患皆逆知之賈生
天下才也班氏方之伊管豈過論哉 贊言欲試屬國施五餌

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
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
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
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於
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
也案新書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下言三表五餌班書不載特於
贊中增補之

鼂錯傳 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
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案鄧公之言甚
正史載之以見漢政之失 斬錯以謝七國失朝廷之體南宗
函侂胄以謝金人亦是下策 爰鼂傳悉因史公文班書增入
言兵事書守邊勸農二疏賢良對策補子長所未及文采煥然

全傳為之生色此馬班所以並稱

張釋之傳

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師古

曰視其屬官皆不能對也胡三省通鑑注蓋帝問之而不能對

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顏注非

鄭當時傳

遷為大司農考證曰當時為大農令在元光中至太

初元年始改為司農史公失檢張馮汲鄭等傳悉因史公之

文史公借翟公語合贊汲鄭之賢以見當時之勢力感慨依

回讀之有餘味班書以翟公事附入汲鄭傳後作結遂成長語

此事與汲鄭何涉耶黃東發曰鄭莊事君無所臧否而所引

又皆興利之人故莊盜名者也非為國者也不足以玷張馮汲

黯諸賢之後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

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遂鄭君鄭君不知其名新

唐書世系表云鄭君名榮

賈鄒枚路傳

案賈鄒傳無甚事實皆以文表見於時所謂人以

言傳也

鄒陽傳

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

客甯戚急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舜禪

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召

與語說之以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甯脛也薄止也甯音

下諫反曼音莫幹反宋祁曰注文高歌合作商韓昌黎詩為我

商聲謳用此事軻湛七族應劭曰荆軻為燕刺始皇不成

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

亡今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

至曾祖下至曾孫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

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湛讀曰沈劉敞曰
王充書言秦怨荆軻並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湛之水也
案應劭謂其族坐之湛沒是也 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師
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 案史
記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蒙姓嘉其名也顏注以蒙為名大誤
史記鄒陽傳僅載獄中上梁王書班書增入諫吳王書斥邪
謀於未著與枚叔上書並為忠直之言孟堅蒐討之功實勝於
馬蓋史公際西京之初典籍猶未備也

枚乘傳 案吳王逆謀未發枚叔上書不能顯露立言亦至難矣
妙在全以譬喻出之而忠悃之忱溢於言表義隱旨微忠臣之
苦心也 復說吳王逆謀已露故直言之不當與之論理但動
以禍福利害為愚下人說法冀得挽回忠君愛國至今如見其

心 以漢與吳兩兩相形是對付淺人語然其意則忠之至矣
案古人立言皆有所本枚叔上書諫吳王言畏景惡迹本莊
子漁父抱薪救火石稱丈量皆本於文子養由基百發百中本
於戰國策小顏皆未注所出也又文選七發云出與入輦命曰
慶瘞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首蛾眉命曰伐性之斧
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本生篇出則以車入則以
輦命之曰招慶之機肥肉厚 命之曰腐腸之食靡曼皓齒命
之曰伐性之斧枚叔亦本呂覽之文

賈生傳 案山無甚事蹟特以至言一篇不減過秦之篇故列入
鄒枚傳至傳則云涉獵書記不能為醜儒史筆甚嚴若董廣川
者斯可謂之醜儒矣 賈鄒枚路皆以文傳故連綴為傳立言
所以為三不朽也

竇嬰傳 字王孫案史記不載其字而傳中稱曰王孫 有如兩
宮與將軍師古曰兩宮太后及帝也與怒貌也音赫案史記作
螫將軍張晏曰螫怒也毒蟲怒必螫人

田蚡傳 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案史
記作跪起如子姓 王皇后賢之考證曰史記作王太后在景
帝時祕合稱皇后耳此漢書訂失記之失 竇田灌傳悉因史
公之文三傳聯絡叙事錯綜離奇極瑣碎處描寫盡致如化工
肖物千秋之至文也非史公烏能為之

韓安國傳 案傳悉因太史公書長孺在梁臣尚是庸中佼佼者
史斥其貪嗜財利非君子也史公論不及長孺一字極稱其所
舉壺遂內廉行修文外微旨所以深譏長孺也 北發月氏可
得而臣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

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劉敞曰北發國名亦見管子書顏
注非

河間獻王傳 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
儒記禮之記也考證云禮經即儀禮十七篇禮記七十子後學
所記載記在後故師古特解之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
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
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干到反胡三省曰言以
儒術衣被其身也顏注非案毛詩左傳漢初皆不行獻王首先
表出之其識卓矣 案史記五宗世家獻王傳寥寥短篇至孟
堅表章獻王深明六藝之首為漢初羣儒之宗班氏蒐討之功
過於史公後人謂班不如馬此耳食之論也
趙敬肅王彭祖傳 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眾師古曰椎殺人

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頻妙反其字從刀亭林云椎埋即掘塚也顏說恐非

蘇武傳

稍遷至移中殿監師古曰移中殿名為之監也移音移

案劉向新序節士篇孝武皇帝以蘇武為移中監使匈奴無廢字王充論衡別通篇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王勉夫曰新序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夏以旃衣並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人知武劇寒中受齧雪咽毛之虐不知劇暑中亦受旃衣暴日之苦當表而出之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甕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甕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案南齊書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

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

武子良後詳觀器底有字髣髴如澄所言史言隨武還漢者

九人案九人史佚其名匈奴傳有馬宏以副使使西域不肯降

至是與武並還漢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

寵之洪容齋曰宣帝錄定策功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劉德蘇武

食邑張晏曰舊關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俊彥故特

令食邑後圖畫中興輔佐十一人而武得預漢世優寵子卿褒

勸忠義也此贊悉本太史公自三代將以下乃班生之文

案史記李將軍傳極意為文出色寫照至班書續入李陵一降

臣耳頗難著筆而孟堅叙次精采千載如生令人讀之且哀且

憐此等筆墨何減子長又案史記無蘇武傳史公在時武尚

未歸也漢書蘇武李陵傳嗚咽淋漓悲涼欲絕有意追摹子長

使史公操觚為之恐亦不能過也 史通雜說下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文選有少卿答蘇武書東坡答劉沔書曰李陵答蘇武書詞句儼巧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亦本唐劉子元之說 李將軍出色寫照悲憤欲絕其叙李陵之降亦不為之掩蓋良史之直筆也李廣不侯非獨殺降即其殺霸陵尉器亦小矣 孟堅以李陵與蘇武同傳著李陵之罪而蘇武之節愈見史公寫李陵令人可哀可憐班生寫蘇武令人可敬可重此種筆墨何減子長且班書以蘇李同傳史家表章節義所以示勸懲也識議卓絕謂班優於馬可也

衛青霍去病傳

平陽侯曹壽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

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竝無之未詳其意也考證云史記曹相國世家參嘗孫時生子襄時病瘳歸國此後文云曹壽有惡疾就國與史記合壽即時之別名 傳言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此語補史記所無 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瀉曰翰海北海名也考證曰北史作瀚海即大漠之別名沙磧四際無涯故謂之海張晏如瀉直以大海北海解之非也 起家象廬山云義門曰廬山當作廬山匈奴傳揚雄上書曰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注廬山匈奴中山也以上文象祁連例之自明 黃東發曰看衛霍傳須合李廣傳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周躡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史公稱李將軍忠實

心誠信於士大夫而論衛將軍不能敬賢招士妙即借大將軍
語形容出來不贅一語是何等意識 太史公極不滿衛霍惡
其開邊生釁濫邀官爵故於衛媼子天事肆其醜詆傳中論大
將軍以和柔自媚於上天下未有稱也蓋深譏之

董仲舒傳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今案內經舉痛論黃帝問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
言古者必有合於今是古有此語而漢冊述之又內經氣交變
大論帝曰余聞之善言天者必應於人善言古者必驗於今游
於巖郎之上文穎曰巖郎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
巖峻之郎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宋祁曰古本浙本並作郎後人
加尸 史記以董仲舒列儒林傳至班氏列入列傳又增賢良
天人之策皆正誼明道之言以見董相王佐之材推明孔氏抑

黜百家卓絕千古不僅以儒學稱升之列傳猶史公進孔子於
世家也後漢以康成入列傳不入儒林正沿其例而班氏實創
之良史特筆謂班優於馬可也

司馬相如傳 黃東發曰相如素行不謹立朝專是逢君之惡或
者猶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等賦封禪等書皆其逢君之具
也吁尚足置齒頰間哉 史載卓王孫一事摹寫曲繪亦是薄
其為人贊斥其靡麗之賦為鄭衛之聲旨哉言乎 史公載諫
獵書哀二世文是有關世教之文此之謂不虛美不隱惡 芥
隱筆記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 廡征伯僑而
役羨門兮應劭曰廡役也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喬也羨門碣
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尚主也岐伯者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
也師古曰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喬也鄭祀志征

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征謂役使之非也案史記封禪書宋
毋忌王伯喬充尚羨門子高此長卿所本非仙人王子喬也顏
監辨之甚明 史通序傳云相如自序乃記其客遊臨卭竊妻
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
傳不其愧乎案文人自許風流故不諱其醜行韋昭注相如事
云言其無恥也此為正論 孫叔奉輿衛公參乘鄭氏曰孫叔
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吳傑曰此兩人
指古之善御者孫叔即楚詞遇孫陽而得代是也衛公即國語
所云衛莊公為右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殪是也

公孫宏傳 史記云字季班書不載 平津侯之詐借汲公語曲
曲傳出主父小有才而納賄招權卒亦不免雖見害於公孫亦
偃之有以自取也 平津無可稱道獨其盛毀西南夷及置滄

海朔方郡以為罷敝中國奉無用之地不以人廢言也顧上猶
不說獨說其希旨合意耳

卜式傳 案卜式輸財助邊帝賜爵褒美之非悅式也悅其合己
意耳至式請罷鹽鐵船算其議良是而武帝滋不悅矣不習封
禪遂至貶秩好諛若此此平津之所以封侯也 式論輸家財
請減匈奴公孫宏謂此非人情不可以為化而亂法其論甚正
然宏特出於猜忌而為是言耳 黃東發曰公孫宏言西南夷
事不聽自是不復廷爭難以置朔方之使即謝以不知宏之曲
學阿世大率類是其從董仲舒膠西汲長孺內史皆欲置之死
地此後世權姦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之陰謀也凶慘若此又不
止阿世而已卜式輸財以逢君而富民莫應於是乎有告緡之
令式願父子死邊以逢君而諸侯莫應於是乎坐酎金失侯者

百餘人牧豎無知禍人乃爾

兒寬傳 案兒寬以儒學附會經義決獄為張湯所重其為人可知矣後制封禪議又用儒術自文奉觴上壽此諛臣之尤者班氏與公孫同傳其意微矣 兒寬為內史勸農田緩刑罰興水利有循吏之風不應與公孫等同傳然繼司馬相如贊成封禪之事與曲學阿世同科皆逢君之徒也史云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又云不求名聲乃求名之至者也且為御史大夫久無所匡諫於上史有微辭故與公孫卜式同傳具見特筆此為良史 劉向傳孝武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邱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賞寬復用之本傳不載此事互見向傳韓說名入佞幸傳而能救寬亦可節取



